

■综述

## 2019年,面向现实的内蒙古书写

□赵富荣



2019年,对于蓄势待发的内蒙古文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2019年,《人民文学》有3期相继刊发了内蒙古作家的现实题材力作。在第2期,阿勒勒的报告文学《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记述乌兰牧骑几代人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传递党的声音,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人民文学》卷首语这样评价这部作品:“一件件小事,内里水草丰美,密度厚度与内心情感相合;一片片大爱,格局天高地阔,时间空间与国家民族相接。真切的生活、淳朴的诚意,来自人民;向心的力量、美好的艺术,服务人民。”在第4期,艾平的中篇小说《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将扶贫主题放在本土历史文化、自然生态、民族手工业的恢复转化以及现代科技对民族生活的影响等背景中,将寻找故乡与反映时代新变很好地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民族风味浓、时代气息足、艺术品质高的大故事。在第5期,海伦纳的中篇小说《鸿雁的故乡》以小说的形式描摹了乌兰牧骑心灵的纯净和生命的美丽,将腾格里沙漠的审美风骨和精神气度融入创作中,艺术再现了乌兰牧骑那种不断奋斗、传递真善美的风采。小说在故事和情节之外,闲笔从容,四季的景物变幻,几个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不变的风物长存,延宕了小说的节奏,个体与群体的情感记忆在草原斑斓多彩的生活风俗画中徐徐展开。这几部作品以丰厚的情感聚焦内蒙古的澎湃现实生活,传达昂扬的时代精神,体现着内蒙古现实题材创作的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面向现实书写,以文学的声音讲好行进中草原的故事,一直是内蒙古作家的自觉选择。2019年,艾平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推出了《煮手把肉的女人》《在呼伦贝尔的雪中》《呼伦贝尔银色的春天》《秋天,我来到新巴尔虎右旗草原》《赛吉雅和他的百岁额吉》等散文。其中,《呼伦贝尔银色的春天》和《赛吉雅和他的百岁额吉》被《散文海外版》转载。艾平的写作一直立足于呼伦贝尔草原,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民族历史文化,跟踪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塑造独具游牧文化特质和当代风貌的草原人物形象,展示草原的深邃与博大、传统与巨变。

2019年,邓九刚的著作《呼和浩特与“一带一路”》出版,多角度、多层次还原了呼和浩特400多年来的风云变幻,立足呼和浩特在草原丝绸之路和茶叶之路的发展中所作出的不朽贡献,传递出历史的古朴与城市的温馨。30年来,邓九刚走访、考察了中、蒙、俄三国20余个城市,采访商人和学者逾千人,查阅汉、蒙、俄历史文献近千万字,在万里茶道沿线进行田野调查、馆藏研究。《茶叶之路》《复活的茶叶之路》《回望驼城》《呼伦贝尔与万里茶道》《呼和浩特与“一带一路”》就是对“一带一路”上的万里茶道的深情回望。

2019年,肖睿的长篇报告文学《库布其与世界》出版。这是一部关注沙漠治理问题的作品。肖亦农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在《人民

日报》刊发的《耕读库布其》,以及肖睿在《十月》刊发的长篇小说《生生不息》,都是聚焦鄂尔多斯沙漠治理问题。父子两代人,用抒情的英雄主义旋律书写国家战略、人民力量、企业治沙的成功实践,为坚韧不拔的鄂尔多斯精神,为奋发有为的时代精神,也为无数染绿鄂尔多斯高原的平民英雄树碑立传。

2019年,达斡尔族青年作家晶达凭借散文《二分之一的血统和孤独的舌头》获得三毛文学奖。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对他人、对自我的感知进行了极为准确的表达。同时,晶达的短篇小说《烧羊羹的浴室》发表于《青年作家》。小说在耐人寻味的边地气息中写出了边地的神性,更写出边地人间烟火的浓烈。他们爱、恨、欢乐、挣扎,迎来独属于自己的命运。其实,晶达的小说创作有着较为广阔的视野,在之前的短篇小说《所有的灵魂都到河里去了》中,她关注的是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在敏感细腻的表达里蕴含的是作家的悲悯情怀。

2019年,娜仁高娃短篇小说集《七角羊》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项目,其中的短篇小说《醉阳》《热恋中的巴岱》曾入选小说年度排行榜。娜仁高娃是有现实感的作家,她在写作中与生活重逢。她的写作从家乡库布其沙漠出发,所叙述的经验和材料都来自这片土地,人物说的话、吃的东西、穿的衣服,都镌刻着地方烙印,是有质感的、可触摸的、甚至可以精细还原的生活。她用地方性的写作传达了人在天地间的孤独感。

“90后”作家渡澜在2019年出手不凡,处女作《声音》《凉亭》《圆形和三角形》在《青年作家》刊发,小说《傻子乌尼日戈消失了》在《收获》发表,《坏脾气的新邻居》在《青年文学》刊发并被《小说选刊》转载,《昧火》在《人民文学》刊发。《小说选刊》在推荐语中写到,“翻空出奇的比喻、万物有灵的周遭世界、童话寓言般的人物行为逻辑,都是对小说常态的颠覆”。诗性、想象力这些文学天赋,渡澜具备了。珍惜天赋,后天努力,期待这个在魔幻世界里呈现对世界的感知的文学新星走得更远。

2019年,安宁散文集《迁徙记》出版。其散文《布谷,布谷》发表于《人民文学》第6期,散文《鱼山记》《大风吹过古老的村庄》在《光明日报》刊出,散文《雨》入选《散文选刊》。其中,《迁徙记》是“从乡村到城市,一个人的生活变迁史,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布谷,布谷》是“一切都在喧哗之中,这让人无法喘息的喧哗”;《鱼山记》“寻到鱼山这样一处可以安放灵魂的寂静之地”……这些散文从对自我精神的书写出发,扩展到对人类精神的探索。这种在深微处见精神的写作,是作家潜在的创作出发点。

杨瑛的散文《你好,机器》以其静水深流的意蕴被《散文海外版》转载。整篇作品以计算机的更迭,传达着变与不变的意蕴。岁月流逝中的人与物,总有一些是变动的,一如计算机的更迭那么频繁,也有一些追求和梦想在顶破坚硬的厚土,茁壮生长。而这一切背后的那个人,守着心灵,随遇而安,体悟着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

“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禅境。

2019年,王樵夫的散文《骏马黑虎》首发于《民族文学》,散文《三个牧羊人》和《兄弟赛马手》分别被《散文海外版》《海外文摘》转载。这几篇文章都收录在其散文集《纵马草原》中。王樵夫写马的系列文章以精微的、生机勃勃的地方性经验,写出了牧人与骏马相依相偎的神性世界,写出了有人物、有歌声的故事。如今,草原和骏马对于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来说已经渐行渐远了,但游牧文明留下的生存智慧、哲学观,比如面对恶劣环境的勇气、在危难时的团结和对于别人的怜悯,以及蒙古马所具有的勇气、忠贞、一往无前的精神,将会生生不息。

张志刚的散文《阴山羊话》以结实的细节和场景、真切的生活体验,抵达生活和岁月的深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故乡、阴山、羊群有切入血脉的生命体验。熟悉的生活、记忆的细节、诚实的感悟,这些聚合起来的生活经验,在作者叙事的自觉和语言的含蓄淡远中建构起了文章的精神核心。也因此,这篇近万字的散文在《黄河文学》刊出后被《散文海外版》转载。

李亚强的散文《我另外的一条路》被《散文选刊》转载,《谁丢下村庄远行》刊发于《散文百家》。这个年轻的散文写作者从甘肃腹地来到内蒙古,散文之于他的意义,正如其在创作谈中所言:“写作的理由,可能只是沟壑从生的内心,需要一些散乱的文字去填充。……也可能是另外一条路,在肉体之外,带我抵达那些鲜活的生活现场”。那个置身事外的写作者,不急于亮出自己成长的全部细节,但仍期望以最简单共同角度记录岁月的流逝,来反思命运的深沉,用铭刻般的书写,在无限变化的时空中廓清自己成长的情绪和心灵的回声。

2019年,作家许廷旺在“大自然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征集活动”中获得一等奖。2018年,许廷旺也曾获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银奖。这些都是对一个孜孜不倦在儿童文学领域耕耘的创作者的激励。许廷旺已出版有50多部部长篇儿童小说,作品散见于《儿童文学》《东方少年》《故事大王》《少年儿童故事报》等儿童文学报刊。“80后”作家何君华2019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河的第二条岸》,与2017年出版的《少年与海》、2018年出版的《阿莱夫与牧羊犬巴图》,共同完成了“成长三部曲”的书写。以他们为代表,内蒙古的儿童文学创作走向更辽远的天地。

由于个人的阅读视野所限,本文所列举的作品仅集中于小说、散文创作,所列举的作家也是挂一漏万。蓄势待发的内蒙古文学是一批批作家的薪火传承,是青年文学人才的拔节生长。内蒙古老中青三代作家构建着新时代草原文学的茂密森林。2019年的这些文学作品,产生在坚实的大地之上,聚焦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精准脱贫、乌兰牧骑等题材。这些作家既有全局性的视野,也能够扎扎实实进入新时代内部细部,有无穷发现并有无尽感触,在创作中真切传达出新时代的新气象。这是内蒙古文学特别是内蒙古现实题材创作的努力方向。

■创作谈

彝族文学分母语创作和非母语创作两种,其中母语文学创作是彝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彝文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这些彝文作品及时记录彝族当代生活的原貌和变化,为延续彝族发达的口头文学传统、满足彝族读者的审美需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编写的缘由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凉山日报》《凉山文学》和《民族》(彝文版)等彝文报刊杂志相继创刊,彝文文学创作出现了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可喜状况,作家们的创作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体裁多样的彝文作家文学由此得以进一步确立和发展,从而使彝族文学创作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此期间,彝族母语作家队伍不断涌现,并创作出一批较有影响的彝文文学作品。其中,阿蕾的短篇小说《根与花》、贾瓦盘加的短篇小说集《情系山寨》及长篇小说《火魂》、时长日黑的短篇小说集《山魂》、阿牛木支的理论集《当代彝文文学研究》、木帕古体的诗集《鹰魂》先后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凉山州文联、凉山州作协组织选编的《凉山当代文学作品选》(彝文散文、诗歌、小说卷)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首届面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阿库鸟雾的诗集《冬天的河流》与散文诗集《虎迹》、时长日黑的散文集《茶花魂》和短篇小说《山神》《赛寨情殇》,以及贾瓦盘加的短篇小说《猪娃·牛娃·狗娃》《木呷拉且》、阿说伍萨的短篇小说《不能忘却的怀念》、阿蕾的短篇小说《桎梏》、莫色日吉的长诗《黑皮肤》、海来木呷的长诗《自叙》、阿克玛射的长篇小说《雾中情缘》、吉俄伍沙的短篇小说《大木嘎和小木嘎》获得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这些作品的问世和获奖,是当代彝文文学创作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缩影,也为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素材。

然而,一直以来当代彝文文学批评的滞后,以及专门文学史的缺席,不利于相应的彝文文学学科的建设。为弥补当代彝文文学研究的短板,总结当代彝文文学的创作成就与发展规律,体现清晰的当代彝文文学发展脉络与创作活动,以编撰文学史的形式,按时间维度反映各个时期彝文文学发展的历程势必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主要的框架

编写一部当代彝文文学史,是见证彝文文学繁荣发展的历史记录,也是建构彝族文学学科建设,以及彰显彝族母语作家才华的记忆档案。根据彝文作家文学发展的实际,《当代彝文文学史》以1978年前后当代彝文刊物的创立作为重要的叙述起点。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代文学史”的时间划分是不大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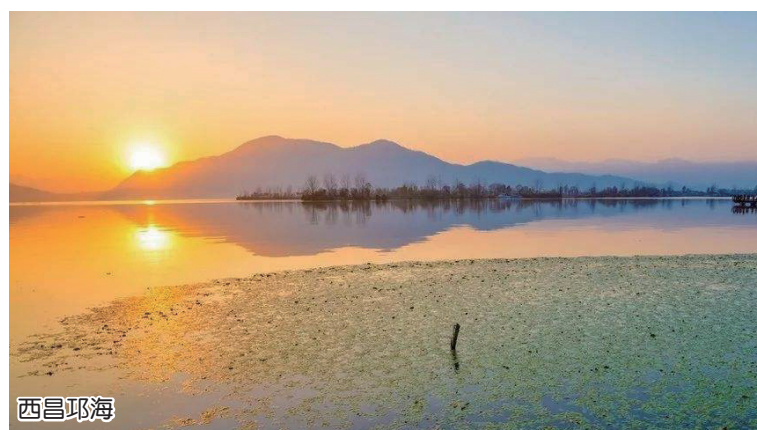
在《当代彝文文学史》的编写中,既要从宏观上对当代彝文文学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归纳和评价,又要从微观上关注文学文本、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以便于呈现文献性、资料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单个母语文学史优质文本,为扩大当代彝文文学的对外影响,激发彝文作家的创作热情,推动彝文文学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作出贡献。由于前期搜集资料、文本阅读、文本翻译和文本分析等都有较大的难度,加之对重要作品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存在差异,需要反复讨论和修改,因此由笔者主编的这部《当代彝文文学史》,前后耗时8年的时间最终才得以出版。

这部《当代彝文文学史》由概述、当代彝文小说、当代彝文诗歌、当代彝文散文、当代彝文影视文学、当代文学翻译、当代彝文文学评论7个部分组成,大体呈现了当代彝文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状况,以及当代彝文文学发展的经验与规律。除了文字叙述之外,各章节中还配有重要作品封面和代表性作家的照片。这些珍贵的图片资料,使这本书更富史料价值。此书力求准确把握当代彝文文学的发展历史,对重要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细致阐述,从而使当代彝文文学史含纳的对象和范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续写的建议

随着我国民族教育的大发展,彝语言文学教育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对当代彝文文学的有关读物有了更多的需求量。在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彝文文学日新月异的繁荣,续写动态的、历史的《当代彝文文学史》必然成为未来需要持续推进的一项工作,也是重写新的彝族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学者袁行霈所言:“一部优秀的文学史,代表着一代人的知识趣味、价值观念和叙述方式,其理想寿命大概是三十年。因此,若干年后,必然会出现新的文学史。”续写新的彝文文学史,有利于丰富和深化当代彝文文学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总结和探索当代彝文文学的创作成就和发展规律,为彝语言文学教材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文本,推动当代彝文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

对于正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之中的当代彝文文学而言,未来续写《当代彝文文学史》时,我们既要把握从整体上把握当代彝文文学的发展历程,也要关注作家、文本、读者三位一体的记述,还要关注文学社团、文学期刊、文学流派和文学传播等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期待各种版本彝文文学史问世,为彝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彝汉双语教学提供更加优质的教材。



西昌邛海

见证彝文文学繁荣发展的历史记录

——关于编写《当代彝文文学史》的几点思考

□阿牛木支

■侧记

## 塞北雄风在大漠永留芳

——粤蒙作家千里边防行拾萃

□林迎

去年金秋时节,丹桂飘香,广袤的内蒙古别有一番风景。那里的人们既开朗直率又善解人意,既刻苦耐劳又能歌舞。从9月23日起一连5天,我们参加了“粤蒙作家千里边防行”的采访活动。这是广东省作协与内蒙古作协“结对子”之后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9月23日中午12时许,飞机徐徐下降到呼和浩特机场。“呼和浩特欢迎您”几个大字让人倍感亲切。中巴车由机场向着市区呼啸而行,沿路观赏,一轮午日放射出灼人的光芒,而太阳下面则是一马平川,令人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景色。大路两旁,顽强挺立着的是白杨,它正在向人们昭示着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记得茅盾在《白杨礼赞》中赞扬白杨是树中的伟丈夫,此话不假。

大青山脚下,距呼和浩特20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王昭君已经不单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关于“昭君出塞”之举,尽管古人也曾有争议,将之视为悲事甚至是恨事,例如杜甫的《咏怀古迹》:“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但综观历史,更多的则是正面的评价,以清朝三位女性诗人的作品为例,郭润玉的“琵琶一曲干戈靖,论到边功是美人”,方婉仪的“冢畔青青草色醇,芳名史册著千秋”,周秀娟的“琵琶谈马上,千

载壮君名”,都包含着对昭君的敬仰之情。到了现代,人们对昭君的评价更高了,特别是董必武的“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一句,充分肯定了昭君的历史功绩。

内蒙古是歌舞的天堂。有道是,内蒙古的小孩子未学说话便会唱歌,未学走路便会跳舞。在这次采访中,我们确实领略到了内蒙古人民能歌善舞的天赋及其火热情怀。在呼伦贝尔恩和乡的一个牧民之家,我们听到了充满草原风味的优美韵律。无论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是《骏马奔驰保边疆》,无论是《敖包相会》还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或豪放浪漫,或委婉温情,都让大家沉浸其中。

在这次采访中,我们还走进内蒙古的职工之家,见到“草原英雄小妹妹”龙梅和玉荣。1964年,为保护公社的384头羊不走失,姐妹俩在严寒的天气下奋战一天一夜,导致双双受伤。半个多世纪后,两位老人依然质朴、低调而平和。我想,正是这种质朴与忠厚,构成了当时充满理想的时代英雄那种公而忘私的优秀品格。

在内蒙古,这样充满爱心、为集体为他人无私奉献的事迹何其多。“瞧,这是我们常说的蒙古额吉都贵玛,刚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同团的张君,指着一幅坚毅而慈祥的蒙古族母亲的照片让我看。上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

时期,内蒙古草原牧民收养了3000名上海汉族孤儿。淳朴的草原额吉把他们养育成人,这个真实的故事曾被拍成电视连续剧《静静的艾敏河》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其中,不惜放弃自己的青春、爱情而收养了28个汉族孤儿的都贵玛,就是最感人的主角。

草原母亲的善行,感动的何止是受惠的孩子,也感动了同行的张君。从1996年起,张先生就有一个念想:“如今广东人相对富起来了,我们也不要承担起这份爱的责任!”他在心里定下一个目标:联系广东的热心人帮助3000名草原失学孩子重返校园。从1997年开始,他先后41次来到草原,走遍内蒙古各地,一步步去履行承诺。他自己也帮扶了多名贫困的草原孩子,直到他们上大学,参加工作。爱心,就在蒙汉两族人民心中薪火相传,一直走向永远。

游走在这充满爱的氛围中,一种深深的感慨于心头涌起:我们这次是来“结对子”的。其实,在此之前,这种充满爱心的“对子”早就结成了,而我们的使命,不过是去延续这份无所不至的大爱情怀罢了。

浩瀚的内蒙古,无处不展示其宽大与包容。萧瑟的秋风已经迎面吹来,我们感受到的却是浓浓春意。在“粤蒙两地作协‘结对子’工作座谈会暨《广东当代优秀作品集》(蒙古文版)首发式”上,粤蒙作家沉浸在两地自2010年结对子以来

所获得的愉悦中。在此之前,两地作家已先后四次进行相互交流,通过采风、培训、爱心接力等活动,加深了理解,增进了感情。

作为文化交流,互赠作品无疑是最好的纽带。这次联谊最大的亮点,是广东和内蒙古共同精心编制的《广东当代文学作品集》(蒙古文)的推出,让内蒙古朋友爱不释手。我们把这书赠送给慈祥的内蒙古老人,送给驻守边关的蒙古族战士,也送给当地的文人朋友们。他们说:“广东作家朋友赠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优秀的作品,更是满怀的深情厚意!”

9月24日下午,在鄂温克旗文联,根据广东省作协与内蒙古文联的统筹安排,广东内蒙古跟内蒙古兴安盟成为“结对子”单位。当我紧握住兴安盟文联党组书记刘贵森的手时,一种“天涯若比邻”的感受从胸中升起。这种感觉从2018年10月内蒙古作家到访阳江时便产生了。当时也是广东作协与内蒙古作协组织的一次互访活动,其中也有兴安盟的作家参与。“真幸运啊,我们能成为结对子的好朋友。无论怎样,在今后‘大海与草原的对话’中,我们一定会紧紧握友谊之手,共同收获累累硕果!”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情牵南北诚知己,艾敏珠江万里吟。”这次特别的活动让两地作家更深入地了解了彼此,相信我们充满诗意的交往必将在互助共享中越走越远。